

◆ 安庆人物谱

叶氏京剧宗师堂

王雪祺

提到京剧与安庆的联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但在京剧的发展历史上，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大家，他不仅唱功极佳，还对京剧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创办了有“戏曲界黄埔军校”美誉的富连成社。他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叶春善。本世纪初，叶氏后人在太湖县小池镇红星村建立了“叶氏京剧宗师堂”，为子孙后代留下记忆，也为安庆京剧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叶氏京剧宗师堂坐落在两山的山脚下，门前一条宽阔的盘山公路向远处延伸，路边有两棵三百多年的大槐树。宗师堂是典型的徽式建筑，青砖黛瓦，前厅左右两侧墙壁上的一幅幅图片展示叶家的名人以及富连成社有名的弟子，其中有袁世海、周信芳、侯喜瑞等一批京剧巨擘宗师。后堂的正墙上悬挂着叶春善和其子叶龙章的照片，上方挂着一个牌匾，上书“国剧正宗”（见图）。左右的玻璃柜里摆放着富连成社用过的各种剧本，墙上的图片介绍叶氏的后代以及他们做出的杰出贡献。

清朝咸丰年间，太湖连年遭灾，民不聊生。刘家岭老屋有位叫叶庭柯的老人，为了求生存，带着媳妇和两个儿子叶中定、叶中兴到京城谋生，因叶氏曾经与程长庚一起唱过徽剧，颇有功底，叶中定、叶中兴分别进了“老嵩祝”和“三庆班”学艺。后来兄弟二人演艺逐步提高，名满京城。

叶中定的三个儿子都自幼学艺，尤其次子叶春善，不仅擅长老生，亦精通旦净末丑。他倾毕生心血，并举全家之力，创办并主持了我国历时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众多的京剧“喜连成”科班，而后又改为“富连成”社。富连成社是京剧诞生两百多年来最赫赫有名的戏班，被誉为戏曲界的黄埔军校，其中培育的梨园子弟数不胜数，是当时最大的戏曲教育和交流平台。



关于富连成社的由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902年冬天，东北富商牛子厚在家里准备办庆祝堂会，请了当时几个著名的京剧演员唱戏，叶春善也在其中。但是叶春善路上感染风寒，无法唱戏，他执意将牛子厚给予他的路费和演出费用全部还回去。交往过程中，牛子厚发现叶春善为人

忠厚诚恳，于是决定出资支持叶春善开办戏班。叶春善对此事十分慎重，唯恐辜负了牛子厚的好意，几番推脱之后，最终应允。

叶春善先收了6个徒弟，分别为雷喜福、武喜永、赵喜魁、赵喜贞、陆喜明和陆喜才。这六个人后来被称为富连成班的“六大弟子”。光绪三十年，叶春善在北京租了一座大四合院，招收生徒三十余人，又聘请萧长华、苏雨卿等人任教，并结为兄弟，立下盟誓：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专心致志培育梨园子弟。由此，喜连成班成立。后来，叶春善与沈玉昆合作，将喜连成班改为富连成科班。

叶春善主持富连成社的事务，节俭从事，踏实勤恳，积极经营，制订各种规章制度，聘请名师教授。他对待学生，不分亲疏，严格教育，对待自己的子弟更是如此。时人评述云：“此三十年中，所经波折与失败，不可胜计，而叶君与班中同人，始终能本大无畏之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卒因奋斗而庆成功。”从1904年至1944年，共培养七百多位京剧演员，其中一些演员声名远扬，名满全球，如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齐如山等。

在梨园，叶氏是极负盛名的一脉，京剧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小生一派就是由叶春善的儿子叶盛兰开创的。叶氏六代梨园人培养出许多开宗立派的京剧大师，成就了京剧的辉煌，也为新中国京剧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如今，叶氏后人除了唱京剧，还在为京剧的传承和发扬做出自己的贡献。

◆ 流年碎影

吃新

吴良伦

收割，晒干，舂碾，除糠，一个闭环下来，黄澄澄的稻谷摇身变成白灿灿的新米，吃新启幕了。

平日里冷寂的厨房，此刻喧闹起来，铁锅早已被洗刷得干干净净，筋骨柴火一层层码在灶门口，水盆里的井水清澈得照见脸庞，一家人齐聚这里。

母亲是厨房主角，只见她挽起手袖，将经过多次淘洗的五升新米稳妥妥落入铁锅，盖上锅盖，用洗碗布围住锅沿。不大会儿，松木锅盖开始变得潮湿，不断冒出新米味儿，我们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等着开锅。

我的急吼吼的样子，引起了母亲的“数落”，心中有数的母亲，说新米和陈米不一样，新米有性子，要比陈米多蒸一段时间，但也不能过了头，过头了米饭就焦糊了。终于在左顾右盼、千等万等中，母亲一声“退火”，姐姐赶紧抽去灶底的柴禾，再焖上几分钟，母亲将锅盖一掀，那才叫一个香喷无比啊！

开锅的第一碗新米饭，是敬土地神的，感激土

地神带来的风调雨顺，祈求土地神一如既往地护佑丰收。这份差事自然是由父亲完成。接过新米饭，父亲用双手托着托盘，小心翼翼向村头土地庙走出，一路上念念有词。

第二碗是敬祖宗的，第三碗是供耕牛享用，第四第五第六碗相继给邻居送去。看着锅里的米饭在一个劲减少，我几乎要哭出鼻子，母亲一句“保你吃个够”，我这才破涕为笑。

盛上满满一碗，天然脂香充盈鼻头，一口下去，疏爽，劲道，不像磁性重的糯米、晚稻米嚼起来粘牙糊口，它裹挟着阳光的味道，唇齿之间鲜香弥漫。面对如此米饭，佐以菜园里的丝瓜、辣椒，我一口气吃它个三大碗。

如今，在我的家乡，吃新的风俗不见了。几十年过去了，为何对吃新难以忘怀，除了那种丰收喜悦的仪式感，还有紧要的一条，在那个瓜菜代的年代，人们肚皮空空，吃上一顿饱饭几乎就是奢望，于是才有期待、投身吃新的热望。

花山，位于安庆市北郊，系大别山——大龙山余脉的一支峰峦，其东与枞阳县城隔水相望，西同小龙山相对峙，南与广济圩的新段、石塘河相连，北濒菜子湖，三面环水，属于沿江低山丘陵区。花山因气候适宜，加上中生代晚期断裂构造强烈发育，以及燕山晚期地壳变化，火山频发，岩浆侵入，整个花山地层由石英正长岩体组成。

花山的花岗岩石享誉大江南北，其质地坚硬，色泽光润，不仅纹理清晰，而且石面还有碎金斑点缀。花山花岗岩可打制成石滚、石磨、石碾、石臼、石槽、石柱、石条等。历史上，花山这一带寺庙建筑，山居垒屋，拦坝，石具物件制作等，都离不开它。就连老安庆的石板路面铺石也全来自花山采石场。

说到这，不得不提起朱家宝这个人物。据史料记载，清末时，朱家宝位居安徽巡抚，对朝廷忠心耿耿，也是安徽民初第一位被推上都督高位的现代官员。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以他的老谋深算成功阻止了熊成基炮马营起义，同一年，他也以他“为官一任”

的责任感，对老城街巷进行了全面改造。当年安庆老城竟有260余条大大小小街巷。或土路或石块路或鹅卵石路，规划中，将全部换成花岗岩条石路面（也称石板路）。而这些条石，就是由花山采石场采集，一船一船由水路运到安庆城的。这些大块大块花岗岩条石，由采石工裸着背部抬下山，然后在内长河水边装船，最后沿菜籽湖驶入远处的长江。运送花岗岩条石的帆船，应该是沿菜籽湖走康熙河，在三孔桥处入江，之后逆水而上，最终在大新桥处卸船上岸，分运至老城其他街巷的。

在花山采石场，沿湖东的山路往上至峰顶，当年采集花岗岩留下的种种印痕——被削平的山峰，被掏空的山腹，包括来不及运走的块石，等等，已经穿越了一个多世纪。如今定格在百度地图上的“花山采石场”，是它最后的演变结果。而在此之前，如果没有风，绵延于鲍家冲东西的山峦，则倒映于鲍家冲末端的水面，晶莹剔透如不动声色的冰雕。这种宁静，直到庞大的采石工程启动，才永远地被打破。当采集花岗岩的锤声钲声响起，当粗犷的安庆方言号子在山峦久久回荡时，这些冰雕开始在鲍冲湖心中一点一点开始融化，先是山顶，后是山腰，再后来，犬牙交错，杂草掩映，便成为伤痛的永恒。

花山采石场是隶属于桐城县时成立的，为社办企业，时有职工近百人。1980年划归安庆后仍属乡办企业。花山采石场是在负疚中奉献与生存的。一个多世纪过去，鲍冲、鲍冲湖默默无言。只有当你伫立于山巅，俯视鲍冲湖，然后屏住呼吸静心聆听，才能感受到一个多世纪前，古采石场那种“轰轰烈烈”的氛围。



◆ 安庆地理

花山采石场与安庆石板路

曹金如